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二〇冊

補編第二十冊目次

廣廣文選二十四卷(二)

〔明〕周應治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周元孚刻本

古逸書三十卷首一卷

〔明〕潘基慶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廣廣文選二十四卷(二)

〔明〕周應治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周元孚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廣文選

二十三卷》提要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論

漢晉論

習鑿齒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
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
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
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
廣廣文選 論卷之二十
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
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
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
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
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
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
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
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
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

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豈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鳴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嘗爲天下之王王道不足于曹則曹

廣唐文選

論卷三

二

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借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竄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繼復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

廣唐文選

論卷三

三

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仗義而以貶魏哉夫今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才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首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而開舉二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歸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艷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

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十六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然而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國受人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倪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名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窮我道於大通

廣廣文選

論卷之三

四

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

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者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儉嗟論

孫霄

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

廣廣文選

論卷之三

五

臣竊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與服旒屨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宮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宓節省者也若聊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

百寮聚在輿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穀什
薄千計凶門而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
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簡又案禮記國君
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以甒甒為
差則柩材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
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
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
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
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

康廣文選

論卷之十

六

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
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
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
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

三調歌論

王僧虔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
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
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

不妄啓曲豈徒奏歌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
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
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闕
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淫精靈與風雲俱滅
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
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制八佾為體故羽籥擊拊
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俗二八
之流桂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
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

康廣文選

論卷之十

七

郎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
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能別立哥鐘
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
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
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
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
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
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
入尚謹俗務在嚙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

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
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醜醜之製日盛
於塵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
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驪咎徵不殊而欣畏竝用
竊所未譬也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
寔在絃長臣以爲宜命典司務勸課習緝理舊聲
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釐敏
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
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廣廣文選

卷三

八

夷夏論

顧歡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
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
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
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
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
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
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
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

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
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
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
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
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群夷之服
擊蹠磬折戾旬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
墓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
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宜伊同人爰及異物而
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

廣廣文選

卷三

九

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
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
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
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
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
廢宗禮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
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
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
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屢見刻舛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
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輿以為同破同
以為異則華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
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
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含無生名
則又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
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敎文而情道教
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不能佛言華而
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
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至區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
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
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體
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
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
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敎宋司徒袁
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
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云

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愬釋遺法盜牛竊善
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
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
三統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襲
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
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太伯
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
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
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敎風自殊無患其
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敎其道必異孔老
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
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
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甞無死陶神者使
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
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
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
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李竊王莽
之漢也經云戎氣強橫乃復略人頽車邪又夷俗

長跪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禮昭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升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夷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卑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求不相閑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

廣廣文選

論卷之十

十二

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垂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王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賡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導斯一老釋未始於葷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問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廣廣文選

論卷之十

十三

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肯乎

七賢論

沈約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

康廣文選

卷三

五

道所莫容風逸挺特陰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竝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群獨秀亦不為二而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

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

康廣文選

卷三

五

之與其誰與哉

雕蟲論

裴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誅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

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俳側芳楚騷爲之祖靡
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
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楊雄
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
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
稱彼顏謝箴繡讎悅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壽多
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
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
不擯落大藝吟詠性情性學者以博文爲急務謂章

廣廣文選

卷三

六

句爲專魯滌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
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
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
季子聆音則非興國經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
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宋略摠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奔六合尅
國得雋奇蹟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
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

者矣足行陣 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
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
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
席捲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羗胡畏
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
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
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
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
納陞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

廣廣文選

卷三

七

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
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
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摠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
濟經其武傳亮謝晦綿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
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
櫟祿之構大廈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於武舉或
得之於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無
私謁晉末所以荒濟渚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
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爲陋民勤征戍而

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
附屬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劔閣北劃黃河
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
負哀務懷以燕代爲戎岐梁重梗將誓吳師屠蔡
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顧相謂曰待夫振凱入乘
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旣而洮弗興即
年獻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輿太祖寬肅宣惠
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款致
用竊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
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
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
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蕭鼓聽聞百姓扶
携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
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歆之而弗違
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
密贊樞機徐湛之湛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
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主舊文
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澡麗之鉅才儒雅則裴

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
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
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
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四
年爲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
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束
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
規矩斐然向方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
儀輕佻者不齒於鄉閭公富非懷羽不來庭私家非
軒蓋不逾閭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旣興
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
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
奇琛環貨下逮百僚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
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
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
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
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窮廬
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

敢圖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
臨江高會於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舻千
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息且大川所以限
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索弓裹足係虜
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
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辯之不早辯也元嘉
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當歷
數正位天居聰明綢繆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

廣廣文選

卷三

三

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
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頤袁粲禦武名將則
沈慶之柳元景宗敞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
步類因以軌道廊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
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即
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
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
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雪
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遘郵蹙迫人懷苟且

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
祖登遐委重於二載大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渫
近之道同歸冲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於宋光
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於後嗣實由強臣之
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
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
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
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閭閻堅其後百
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

廣廣文選

卷三

三

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
難爲慮因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啓英雄而况太宗爲之驅除先顛其本根
夫本根既蹙枝葉遂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
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
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淫雪過於二君斯則
天之所棄篤於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
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
湯武之智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

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於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矣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

廣廣文選

論卷三

主

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翦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為名夫點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勸醫論

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

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又常嗜欲乖戾故雷周禮寒瘃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秘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垂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一作揚州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一作錄其刑一作形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

廣廣文選

論卷三

主

傳一作雍祝之傍簫聲猶獨一作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洎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

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爲賦况醫之爲道九
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聲其功甚秘
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此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
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爲甜桂
心爲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民棄同便散之讀
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
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即爲己益所以然者
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
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
廣廣文選 論卷五 孟
溢一作孟浪酬塞一作塞惡之一作人者多愛之一作人者鮮是則日
處百方月爲千治一作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
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一作明
患起膏肓病興府俞一作俞雖歎盡其治功思無所出
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麻鹿霍
止一作後救頭痛之病一作麥麴一作麥窮反救一作河魚之疾
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志志於玄都揚已名
於綠帙一作其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
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

比夫脫一鵠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
論焉

梁典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氤氲萬古考其寬
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
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無辜
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弟兄之戮因天下
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易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
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
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譴樂推咸
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
務殷負展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
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同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
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
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
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
士於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以狂瞽
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

其茂長前爲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園
於六鄉封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
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
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上天子執賞罰以
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于內朝九牧
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
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
覬覦之心絕兵戈疊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
龜龍遊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

廣廣文選

卷五

五

於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
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
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
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
新送故疲於道途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是
君臣之義薄狎惡之萌興上下逆憎甚於仇敵百
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捐棄舊鄉奔他縣地
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
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蠱

廣廣文選

卷五

五

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爲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
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肴荼日
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竝爲部曲
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携帶妻
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爲盜賊收縛無
罪逼迫善人民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
盜竊群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文者比室陷辟
者接門青災亟降圉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
加以朝務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
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
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
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
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
湖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撫秦
而不振劉亮臨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
祖躡斯頽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
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
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爲其政